永遠不增價　終年不休刊　憑良心說話　拿真憑實據報告新聞

海會重開中

太平洋東岸 美海空軍大演習

飛機四百架艦百五十艘 已奉命集中聖比特魯港

英儘量造新艦

【倫敦六日電】海軍會議第一委員會即總委員會，於六日午後三時，在克拉倫斯大廈，繼續開會。英國外部參事官克萊基，於五日下午四時半，邀請日全權永野永井兩人懇談，美法代表也參加，除鞏明推艾登爲議長外，並未得什麼結果。

【又電】英政府擬將派萊茅斯港與樸茨茅斯港兩處船塢，大事擴充，以便按照華府與倫敦兩條約所許可最高噸位，儘量建造新艦。

【紐約五日電】美國海空兩軍，六日起，在太平洋東岸加州海軍根據地聖比特魯港，舉行演習三日，已有軍艦一百五十艘，戰鬥機四百架，集中該港，將由海軍總司令李佛施上將親自指揮。演習程序秘不宣佈。

意機炸埃救護隊 埃向國聯提抗議

埃及法宇姆省學生 舉行反意示威運動

【開羅六日電】四日晨八時三十分，意國飛機五架，在阿國南路達伽蒲城附近轟炸埃及救護隊事，現埃及駐阿京領事，已電本國政府報告。據說埃及紅十字會救護隊所在地，與阿國軍營，相離很遠。意機轟炸後，幸無死傷（因該救護隊臨時將傷兵卅名，還往附近叢林中，歐籍職員，亦同往避難，故得倖免。）只物質方面，有若干損失。埃當局對此事，已向國聯提抗議。此消息傳到開羅後，埃及民衆大忿。同時法宇姆省，六日發生學生反意示威運動。

德日聯盟

四月前已成立 美外交界懷疑

【倫敦五日電】據可靠的英國某非官場方面五日向美聯社稱：德日兩國於四個月前已草簽軍事聯盟的秘密協定一件，最主要的目標爲對付蘇聯。此項協定，本可公佈，惟因除德日兩國共同反對共產活動的外，尚有秘密條款一項，中有對於蘇聯攻擊任何一國，兩國實行軍事合作的詳細辦法。據稱此項諒解計十六款，中有一款爲：如發生世界大戰，兩國皆守善意的中立。在英倫的美國外交界，對此表示懷疑，以爲此時德國在政治上方力求英國的同情，常不致成立此種協定。

美中立法

美參衆兩院中 已有四新提案

【華盛頓五日電】衆院外交委員會定六日開會考慮該會主席麥克雷諾爾茲與參議員畢德門，所提出的兩中立案，參院外交委員會定星期三開會考慮。提案人推測兩案在外委會中將不討論，就分送參衆兩院。麥氏議案（內容已見五日本報，現不再贅述）目的欲將羅斯福所抱任何貿易，悉由商人自行負責的政策，製成法律。畢氏的議案，主張許總統有權對輸往交戰國超過平時額量的貨物，加以限制。六日共和黨參議員，亦即參院軍火製販調查委員會主席的奈埃也提出來一個中立案，該案微少行動決斷的自由，大約將由委員會擱起。奈氏將只好對畢氏提案加以修正，以達其主張。此外還有魯德諸在衆院提出一案，主張在戰爭發作後，美國對于交戰國的貨物輸出或任何借款，均須立即禁止。此較最爲積極。再由奈埃主席的參院軍火製販調查委員會，將從五日起澈查一九一七年美國參加大戰前摩根銀公司以金錢援濟協約國的情形，而遂摩根與其合組員拉門德到會說明。據奈氏說，此舉可使國會受到影響，而通過禁止以借款供給交戰國的法令。

北甯路列車上 保安隊開槍

擊傷日憲兵後 僞旅長被扣留

【本報天津特約通訊】在日本憲兵與守備隊「保護」下的平檢特別快車上，昨天傍晚竟發生了一件三個武裝軍人，開槍擊傷中日旅客路員十人的大血案。

三個武裝軍人，都穿着保安隊的制服，戴黑皮帽子，外罩皮大衣，從他們的大衣裏，可以看出有兩個是各帶一支槍，有一個是獨帶兩支槍。

當第三次特別快車，從天津剛開進唐山站，他們三個便一齊跳到車上，隨身還帶了許多酒肉水菓和一輛脚踏車。

五點十分，夜色漸漸向列車襲來，他們三個便開始活動了，三個人都握緊了槍，穿過頭等車，跑到飯車上來，對列車長陳體强說：「前面就是張家莊，記着停車。」陳車長說：「特別快車照路章，在小站不能停！」這一句話竟激惱了他們，於是便一聲吆喝：六隻手脚一齊落在陳車長的頭上臉上。幸虧有茶役出來解勸，陳車長纔得逃脫。三人亦悻悻離去。

車過張家莊並沒有停，將到留守營，三人便又匆匆跑來，喊找列車長，這時陳車長早已藏匿無蹤，當由日本守備隊的翻譯上前威嚇制止，也許他們以爲自己現在是追隨着殷汝耕，已經不是「應該忍辱受氣」的中國人了，不但不聽，反而拔出槍來，對準那個翻譯和飯車上的幾個日本憲兵督察員便是砰砰一陣亂打，幾個日本憲兵督察員和守備隊的翻譯以及飯車經理王治平當即應聲倒地。他們見已闖禍，誰知剛一開門，急走，日本憲兵上山九三郎已然立在面前，他們以爲是惡意，便又是砰砰地槍。

本來旅客們走這條路，就有一點膽戰心驚，聽見槍響，更是神飛魄散，紛紛爬伏地下，但畢竟沒有槍彈跑的快，日本商人下野圓藏和夢個中國旅客，都被流彈射中。

三個行兇軍人，在車將進北戴河車站時，便已飛身躍下逃逸，所以日本憲兵雖在北戴河站內嚴加搜索，終於沒有蹤跡。

受傷的總共十人，而以王治平和上山九三郎最重，王到醫院即死，上山九三郎則送往錦州醫治。

駐張家莊的保安隊長，現爲殷逆改編後任爲該隊旅長的甯雨時，已被日方扣留。

這消息剛一傳到天津，許多人又猛吃一驚，但後來一想，負責已另外有人，啊！纔又不禁失笑！這痛心的一笑！

前北甯路局長殷同，將奉殷逆部令出洋考察。（四日原來）

赴英作調人 比王行蹤秘密

【倫敦六日電】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得三世，于去年年底到英國作私人旅行，行蹤秘密，任務不明。有的說：比王此來，擬爲英意兩國作調人；有的說：比王去秋在瑞士發生撞車慘劇後，面部傷痕未愈，此來係爲治傷。比王下榻何處？也秘而不宣；昨據工黨機關報載稱：比王下榻甘特郡英金融家弗朗克令爵士住宅中，但已由弗氏否認。

要訊便覽

▼變通對意制裁 【本市消息】江海關奉財部令，變通對意制裁辦法，凡由意國進口貨物如證明於去年十二月十日前已運出，雖在一月一日後到華，仍准進口。

▼中日貿易協會 【東京電】中日貿易協會，召開發起人總會日期，經吳鼎昌通知日方，定廿七日同時在上海東京召集。

▼國際電訊局長 【南京電】交通部委上海電報局長包可永兼國際電訊局長。

▼孔祥熙昨離滬 孔祥熙，許世英，昨晚離滬晉京。

國際零訊

▼德使宴秦德純 【北平六日電】德使陶德曼，六日晚七時歡宴秦德純。即日海軍武官桑原重遠，與比使紀佑穆，均將於十一日分別宴請秦氏夫婦。

【柏林五日電】德政府宣佈，凡十歲以上的男女兒童，今年都要加入國社黨青年組織。許多思想比較自由的家庭，甚爲焦慮。

×××

【東京六日電】日意國遠東航綫，以上海爲終點，近因國聯會員國對意制裁關係，貨運難有起色，決延長至日本，謀與日發生經濟上密切關係。

×××

【東京六日電】日軍需工場爲避免勞工發生反對軍國主義的傾向，特召募退伍兵入場工作。

金融行市

輔幣行市

洋拆（千元）	九分
單角（萬角）	八三三·三
拆兌（百元）	八三三·三
（百元）	千二百角
銅元（百元）	三百千文
衣牌（一元）	三千文
角坏（一角）	二二五〇

標金

貼水（一角）	五十文
開盤	一一五〇·〇
最高	一一五四·八
收盤	一一四九·二
較上日跌	三·二元

銀樓飾金

兌出	一百十八元
收進	一百十二元

各國幣價

英金鎊	二八·五〇
先令銀	·七七
美金鎊	二八·五〇
法郎票	·二一九
金馬克票	·九四
蘇俄金票	·一三
意大利票	·一七
日本票	·九六五

海外電匯

英匯	一先令二辨士三七五
美匯	二十九元五
法匯	四百四十七法郎
德匯	七十二馬克五五
星匯	坡幣五十一元
荷匯	四十三盾二五
印匯	七十九羅比
呂匯	五十八元〇七五
港匯	港幣九十二元

證券

編遣	一月	三七·六五
	二月	三七·四〇
裁兵	一月	[illegible]
	二月	七五·九五
九關	一月	三五·二〇
	二月	三四·一五
九善	一月	四二·二〇
	二月	四一·〇〇
捲菸	一月	四六·四〇
	二月	四五·六五
廿關	一月	四八·四五
	二月	四七·五五
鹽稅	一月	五一·九五
	二月	五一·四〇
[illegible]	一月	五三·三〇
	二月	五二·六五
金短	一月	七五·九五
	二月	七五·七〇
廿二關	一月	五九·一〇
	二月	五八·五五
廿三關	一月	五八·八五
	二月	[illegible]
[illegible]	一月	七三·七五
	二月	七二·七〇
九六	一月	一二·七五
	二月	一二·九〇
金長	一月	……

航運船期

進口 一月六日

傑弗遜	日本來	大來
海祥	廣州來	招商
江安	長江來	招商
和生	青島來	怡和
澤生	廣州來	怡和

出口

▣甯波班

新江天	七日	招商
甯興	七日	三北

▣長江班

新甯紹	八日		寧紹
新北京	八日		太古
隆和	七日	漢口	怡和
長沙	七日	漢口	太古
[illegible]	七日	沙市	三北
寶和	八日	宜昌	怡和
新豐	八日	漢口	招商
蕪湖	八日	漢口	太古
三北	九日	長沙	三北
黃浦	九日	漢口	太古
瑞和	九日	漢口	怡和
江安	九日	漢口	招商
明興	十日	漢口	三北
公和	十日	漢口	怡和
吳淞	十日	漢口	太古
寧紹	十一日	漢口	寧紹
沙市	十一日	沙宜	太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新瑞安	十三日	瑞平	申平

▣華南班

萬象	七日	福州	三北
山東	七日	汕港粵	太古
公平	七日	汕港粵	招商
源安	七日	廈門	招商
濟南	七日	廈港粵	太古

▣北洋班

南甯	八日午	香港	太古
和生	八日午	港粵	怡和
海貞	八日	汕港粵	招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怡和
澤生	八日	青島	招商
新豐	八日	威烟津	招商
潁州	九日	青烟津	太古

▣菲島爪哇班

芝金鵬	八日	爪哇	渣華
極弗遜	八日	呂宋	大來

1936 言林

意志　一塵

法捷耶夫（AleksandrFadeev）的「毀滅」所描寫的各種不同的性格，其中站在恰恰對立的，要算是襲擊隊隊長萊奮生和從「市鎭」裏來的「智識份子」美諦克了。

前者是一個從窮舊的誤謬的思想裏自救出來的，他是知道革命的使命的新人。而後者是一個同樣從孱弱頹唐，沒有振作的環境裏改過自新，終於回到原路去的舊人的。

當襲擊隊受敵人的圍擊將瀕於全部毀滅的時候，萊奮生却能毅然克服自己的一種「疲乏透了」的偶然的失望的心理，他擦一擦濕潤的雙眼，「他不哭了」，他相信自己應該還活着，再盡一些自己能力所應做的「英雄」，在他的前途還有希望與曙光。而美諦克則不然，他時常接受着不能自主的心潮的轉變，一種幻滅的失望的侵襲，叫他只好頹唐下去，只好在暗裏斜躺在草地上，用迴憶去批判自身的孤獨，毫不經心地背叛他所加入的部隊了。

這顯然是證實兩個意志不同的人的結局。在滿目風雲的現階段，高唱着從事着「救國，救國」的志士們，我企望他們是像萊奮生一樣的，而並不是像美諦克一樣的。

「盤腸大戰」　中牛

有一位周文先生在「文學」雜誌五卷六期發表一篇小說，題目是「山坡上」。原稿經編輯先生刪去一段，作者認爲刪得不當，便寫了一封信給編者，提出抗議，吩咐他將刪去的一段，連信一起在新年號刊載出來。昨夜無事，便將原作刪去的部分，看過一遍。在第三者的眼光看去，編者的刪削，是很合理的。然而作者周文先生，也自有他的苦心。

這被刪去的一段，其中寫到兵大爺王大勝在戰場上受了傷，連肚腸也流出來了，還能跟敵人扭架。原文寫着：「忽然那兒肚子發出「噗」的一聲，兩個都一下子泥菩薩似的呆住了。李占魁趕快掃過眼光去，王大勝也趕快翹起臉來射過眼光去，就看見王大勝的肚皮上裂開長長一條口，一條擠着的花花綠綠的腸子就從那兒帶着黑色的血液擠了出來，對着明月的慘淡光輝在圓條條地閃光，血水流了出來，在傷口兩邊的黃皮膚上流了四五條黑色的小溝，滴在草地上。」作者這樣描寫「盤腸」之後，跟着就描寫「大戰」了。原文是：「李占魁忽然感到一陣尖銳的痛快。王大勝的三角臉立刻慘變，兩眼噴火，抓着李占魁的右手就往口裏送，牙齒咬在手臂上；李占魁的左手按在草地上，動不得，便翹起右腳尖來準備踢去，就在這一刹那，王大勝忽然慘叫一聲，就昏了過去」。

編者刪削原作的理由，可看「文學」新年號的「經驗理論和實踐」一文。其中有幾句說得好：「作者爲要顯出王大勝之『強』，就不惜叫他變成一只蝦蟆，直到肚腸流出來還會跟人打架，這就是概念損壞了形象。我們彼此都沒有過流肚腸的經驗，關於這一點似乎是有口難辯的，但以常識推測，王大勝已快到肚腸流出的時候，說他居然還能和李占魁翻來覆去的打那麼幾個回合，及到他肚腸流出之後，又說他還能把李占魁的手咬住，還能跟敵人抵抗，這樣的描寫，總不免要使人想起了一部什麼舊小說裏的「羅通盤腸大戰」的奇蹟！」

「羅通盤腸大戰」這齣好戲，我在年幼時很喜歡看它，那時幼小的心裏，也頗懷疑那扮演羅通的人，他的肚腸已經掛在鐵甲之外，爲什麼還能在台上「混戰」數個回合呢。後來問了長輩，才知道那是假的，做戲的人買了一副豬肚腸，繫在鐵甲上，並塗上鷄血，所以看去很像眞的模樣。舞台上要表演「盤腸大戰」就得借用豬肚腸。那麼寫小說寫到「盤腸大戰」何以不能借用「神勇」，寫他爲一個當代「羅通」呢？作者周文先生的苦心，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無意於幽默，也不願多管閑事；不過這是一個關於作品的技巧問題，很可以引起大家的討論的。如閱者以爲我多事，就不妨當作我的「新年懷舊錄」看罷。

大島旅行記　運濤

爲了朋友們要我寬寬心，約定了二十四日加入「大黃學社」到大島去旅行。晚上在芙影家裏用過晚餐後，便同着澹哉，鼂鼂和楚君五個人參加「大黃」出發了。到大島是要乘船的，九點多鐘我們在東京灣下了船；十時左右始離開了東京。

船艙裏很熱鬧，朋友也很多。楚君像是特別活動似的，立刻就下起象棋來了。澹哉因爲明天要回國，說要睡，便躺下了。芙影和鼂鼂，在和同伴談天。我是始終孤獨的，因爲心的孤獨，走上了旅途，特別容易想起俳人芭蕉。他是一個悲嘆人生凄涼的大詩人。夢中恍惚聽了些人生可怕的話，心中的悲嘆，自然流露了出來。所以四點鐘起身，準備登岸的時候，朋友們都說我要發瘋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天還沒有亮，在大島登岸了。這時候除了旅館的稀疏的燈火，幾乎沒有什麼景色可說。岸邊雖有大的茶店，但人太多了，我們簡直找不到座位。可是，等到東方漸漸發白，人漸散去時，食品也都賣空了。不得已，只好到「大黃學社」指定的另外一家旅館裏去吃早餐。

還沒有吃過東西，像我們一樣在那裏等飯吃的人有四十多個，因此等的時間便長了。我便借這機會去買了幾張風景片來。

騎駱駝在頭上頂東西的生活，是大島的風色，這是我早聽過的。但三原山是在這裏，却是看了風景片才知道。（未完）

西捕擲丐落河案

英公堂正式起訴

兩西捕被控謀害人命 昨晨舉行最後偵查庭

【本報特寫】公共租界嘉興路西捕彼得與加德兩人，於去年十二月一日淸晨將乞丐馬德標投擲入河一案，捕房曾向英領事公堂提起控訴，由檢察官海納氏迭次開庭，傳訊各方有關證人【詳情迭誌本報】本案現已偵查完畢，於昨日上午十時，開最後一次偵察庭。檢察官首先對第一被告彼得稱：「彼得，你曾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淸晨與加德謀害馬德標。」兩被告均加否認。這時被告律師李克斯，要求給被告以說話的機會。庭上當表示允許。

彼得供：「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早晨，我與助理巡查加德接到報告，說有乞丐臥病在新記浜路和鴨綠路口，因爲加德是新至嘉興路捕房調來的，他不認識路，所以我和他一同去。我們到了那裏，就將乞丐送到同仁醫院。因爲乞丐病勢沉重，醫院不允接受，於是我們仍然把車子開回來，送他到婆倫路虹口河一個碼頭上去。我並沒有把他推到河裏去，當我離開他的時候，他還在船上。我在三時許回到嘉興路捕房。」

彼得供完，第二被告加德也有相同的供詞。檢察官問他們：要不要問問幾個證人？兩被告都說不要了。檢察官諭稱：本案現已正式提起公訴，不必再行辯論，如有意見，可在按察使署正式開審後提出。旋即退庭。

大批日紙幣 運滬市使用

日工廠將用日鈔發薪 我外部正在調查眞相

旅滬日僑爲增加籌碼，擴充日貨交易起見，在去年底，運來「老人頭」紙幣，計共二百萬元，實行施用。惟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岩井英一昨向人表示否認，謂僅運來數十萬元。是項紙幣，共分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一百元五種。

又據記者向日方探悉。各日紗廠發薪，已決定完全用此項紙幣分發。按原來日紗廠發薪，照薪給三分之一係日幣，三分之二則發華幣。今則改變方針，完全使用日紙幣。

據外交界訊，我外部對於此事，刻正在調查眞相中。

誤配藥方 藥店夥受罰

康悌路一三七號胡南山國藥號，於去年九月廿九日，將病人丁王氏所購的一服調經藥，誤配給患傷寒症的丁金仁煎服，病勢變重，丁金仁的胞弟丁金榮，具狀二特法院，控告店主胡杏卿，夥計孫龍水，和醫生凌輔仁過失傷害，並附帶民訴，胡孫兩人提起反訴誣告。後來，患月經不調吃錯傷寒症藥的丁王氏，和她的丈夫丁成華，也在二特法院，控告該藥號小店主胡杏卿和孫龍水過失傷害。兩案都由熊龕推事審結，昨天下午判決：孫龍水處罰金卅元，緩刑兩年，胡振銳，凌輔仁，和反訴被告丁金榮，丁金仁均無罪；附帶民訴移送民庭審理。丁成華的自訴案不受理。D

★★★

煤號被擲炸彈

轟然一聲幸未傷人

【本報特訊】公共租界長沙路一百四十九弄二十號信義公煤號，開設多年。主人羅姓，擁資頗鉅，昨日下午三時許，忽有人步入該號大門，當時因二道鐵柵門關閉，不得再進，乃將手持之紙包，擲入天井，隨即逸去，一刹那間，炸彈爆發，轟然一聲，四鄰震驚，炸力甚强，即該號大門外之門燈，亦受震墜地，幸未傷人，事後即經該店主報由該管新閘捕房，查緝炸彈來源。（的）

矗立在廟行鎭 無名英雄墓瞻禮

紀念那些衞國的戰士 廟行紀念邨的住戶 都曾受過戰事洗禮

【本報特寫】「一二八」的四週年祭，已就在目前，留給大上海的除了幾條條約外，連戰蹟也快湮滅了；可是爲民族和國家犧牲的戰士們的精神，却永久存留着！廟行鎭附近行將落成的「無名英雄墓」，就是一個鐵的證明。

昨天下午，本報記者經過北四川路底日本兵營，打從西體育會路轉過江灣鎭，走上往廟行的大道。這一段的路面，雖然很少車輛來往，却很不整，而且常有泥水潭阻着去路。在很遠的所在，就可以從叢薄間看到「無名英雄墓」的堂屋頂端。在那平廣的田疇中，它是像一座神聖的巨像一般，矗立在那裏。

墓門前有一處停車場，正中有一座堆得高高的還沒有栽花的花壇。大門和門房是人造白石的建築，鐵門的圍牆，也是以白石作基，上面裝着鐵柵。走進一條很寬的墓道。兩旁有短短的冬青樹，和還未長成的柏樹，接着就有一座石橋，橫在它下面的是一道有潮汐的小河。

「無名英雄墓」離開這橋還有幾十步遠。墓堂建立在一座方形平台上。墓堂和平台也都是人工白石砌成的。走上這平台，有三層每層五級的石階——也許含有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意思吧！

墓堂高寬約三丈，深約兩丈，向南有一個拱形的門。從鐵門的大孔中向裏面望進去，有一塊蔣中正題的「無名英雄墓」紀念碑。這紀念碑就建立在安置血衣等的石棺上面。

墓堂門上，有國府主席「林森敬題」的「義薄雲天」的橫額。右面石壁上，有一塊市長吳鐵城題的奠基紀念石。上面還有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的日期。左面的石壁上有設計承築這墳墓的「董大西建築師」六個篆體字。

墓地共佔地約四十畝。原屬寶山縣境。由寶山縣旅滬同鄉捐贈的。四週已經開始園林的佈置。幾年後，可以想得到這裏會成爲一個風景優美的場所。

在墓地的西南角，有一座低矮的紅廟。據農民說，那叫做「四行廟」，裏面供了不少忠武的「菩薩」，關羽岳飛都有。

歸途中，又去參觀了一次「一二八」戰爭中被燬滅了住所的農民的新居。就在「無名英雄墓」西面不到百步的地方。村道前有一座石坊，上面有沈恩孚寫的「廟行紀念邨」字樣。一共是三列平房，住了七十家農民。——是地方維持會建造了救濟他們的，不收租金。等他們自己能夠造屋再還出去。此外還有禮堂和學校的房屋，可是禮堂現在給水車佔據了，學校據說始終沒有開過學呢。

這裏面的居民，都是直接受「一二八」戰爭洗禮的人。從他們的談話中，可以知道他們每一家的大小，留有怎樣深刻的印象。他們將永遠做着「無名英雄」的最親切的鄰居。（A）

花果山

京市學運芻末記　詠篪

京市自歲杪當局實施頒佈戒嚴令後，外省來京學生隊，因當局預派要員前往，晤談勸其回校，並准其推舉代表滋京，候十五日召集談話會，是可謂釜底抽新法也。在京之大中各校，在各校附近，皆常川駐有憲警，如遇各校有開會集議軼出範圍之舉動，即不准其召集。昨聞學生自治會某君云：「當戒嚴令未下時，各校曾在鍾英中學集議，預備元旦日，全體出發遊行，以資慶祝新年元旦佳節。嗣爲憲警當局所知，認此舉如在戒嚴期內，不必多此一舉。聞學生亦接受其好意警告，自動撤消遊行也。」

當歲杪京市學運高潮澎湃之際，最苦者，爲各校長訓育主任，與重要執事，及學生之代表等。好比，當局如嚴父慈母，彼輩則爲乳母保姆，彼時，無論學生每次結隊遊行，任何遠足，輒追隨其後。既未敢對學生有嚴重之表示，又恐中途發生意外，深懼政教當局，責其爲何不消患於事前。尤其是學生代表難做，說得好，是分內應盡之義務；說得不妥，又懼同學見怪，譏爲其無用，所以在那時，身當其衝者時感左右做人難也。

華南象棋隊 北來應戰

粵東教廳長金曾澄赴京出席五全會時，在滬晤華東象棋專家謝俠遜，邀其至粵出席南北象棋比賽大會。謝於上月中南下應戰，過香港連戰勝滿僑名手，風頭之健，一時無兩。教廳派民衆教育館長至港歡迎，歲杪廿七日晉省，當日即在民衆教育館舉行友誼賽，與華南棋狀元黃松軒對局，兩雄相遇，自不同凡響。結果彼此相讓，成和局。廿八日起，假座大新公司天台樂園設擂台，謝爲台主，華南名手，大都報名出席，喜熱一般觀衆，戰況之熱烈，爲空前所未有，破自有棋壇以來之記錄。元旦日謝在長堤青年會表演絕計「閉目突」，三日比賽閉幕，五日離粵返滬。華南象棋總會，已選出棋隊決定北來應戰，以棋狀元黃松軒領隊。粵國手名家石光瑛，是象棋宿將，年已七十餘，歸隱已久，是次感於興致，亦隨隊北行，與後輩角逐。年來棋風大盛，不亞於看足球，屆時當有一番盛況矣。（湘君）

堂會戲播音之影響　淵淵

自無線電收音機流行到華，幾佔中等以上居家必備之品，上海一埠，恐不在二十萬架以下。惟自售賣價格日低，機件當然不能高明。而此物大半爲婦女界之消遣品，彼等所喜聽者，不外彈詞，說書，歌唱，滑稽，蘇灘，申曲等類。故其目的，只在收取本埠，普通以三四燈機爲多。去臘廿八九兩日，新新電台播送之杜宅堂會戲，治譜大名角於一爐，洵爲空前罕有之盛會。是兩日收聽者，至少當有三四萬架，聞事後修理無線電機之小商店，營業驟告興盛。蓋是兩日劇碼甚多，自午後三四時直至黎明四五時，須歷十四小時之久，劣貨燈泡及他種機件，力弗能勝，因之損壞者頗夥，遂不得不出此一筆修理費。且有人估計，姑假定機數爲四萬，以每天每機耗電一度，貲銀一錢二分，折合國幣一角六分八厘計，兩天共須國幣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元，亦電力公司意外之收入云。

南京的公共汽車　毓鳳

二十四年的南京，由七十萬的人口，增到了一百萬，可是提到南京全市的交通，還是靠成千的人力車來維持。在二十年多天會經謠傳過要辦無軌電車，不過到二十五年元旦止，還是一個謠傳。

提到公共汽車，雖然最近有江南汽車公司在市區行駛着，但還是一個托勒斯，祗顧到剝削市民，而決不實現它「爲謀市民便利」的一個口號。因爲從最近市政府的減價命令，就可以證實，它居然以籌備不及的話搪塞市政府，到現在一擱又快兩月多了。

江南汽車在南京市區，至今仍是只有四路，每輛車子，總是裝得滿滿的，把乘客塞得像牲畜一般。有時候等過了四五輛車，仍沒有擠得上的，在公司方面，當然自以爲你們除非不乘公共汽車，要乘就是「惟我獨尊」。因爲在去年，它已併吞了一家興華公共汽車公司了。

南京一般的市民，大都竟有寧願多坐人力車之感，所以在夫子廟太平路一帶的人

毛草紙揩嘴　天笑

△惡劣的母親，惡劣的把戲。

讀了豐子愷先生的「新年懷舊」稿，其中有一節，說到「毛草紙揩嘴」，這大概是豐先生家鄉的一種新年舊風俗吧？他說：「所謂毛草紙揩嘴者，是每年年夜例行的一種習慣。吃過年夜飯，家裏的母親乘孩子們不備，拿出預先準備着的老毛草紙，向孩子們口上揩抹。其意思是把嘴當作屁眼，這一年裏，即使有不吉利的話出口，也等於放屁，不會影響事實。」

這種風俗，當然也從迷信中來。但小孩子不懂得迷信，他們是最純潔，最爽直，想着了什麼，就說出什麼。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忌諱的。爲了這個，却受了毛草紙揩嘴，有那種惡劣的母親，做出惡劣的把戲來，這都是中國家庭中不良的習慣，影響到整個社會中來。

因此我想到中國政府，對於輿論界，也最好似從前母親一般，對於孩子，一個個用毛草紙給他們揩嘴。可是有什麼用呢？不吉利的事，難道發生於孩子們不吉利的話，這種都叫做「自騙自」，那麼準備着幾萬捆的毛草紙，揩抹齊全國輿論的嘴呢？

藝術之宮　恨水

第七章　不殺窮人沒飯吃【二一〇】

若是爲了這幾担水的事，再吵一場，恐怕與自己身體有礙，因之只管閉了眼睡覺，並不理會。這時秀兒跑到屋子裏來，心裏也就想着，躲開了那個挑水夫，也就算了。不想那人竟是得一步進一步，站在房門口，大聲叫道：姓李的，你該我們的錢，還不還我們，你若不還我們的錢，我要在你們家隨便拿東西走了，可別說我們不懂事。這句話可把三勝逼急了，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喝道：挑水的，你也別太倚恃了。你不打聽打聽，李三勝在北京城裏要手藝四五十年，沒受過人家這一套。我若並不躺在炕上，你還是一個渾小子，不放在你三爺眼裏。挑水夫笑道：瞧見過了，你不是一個要鬼打架的撅老頭子嗎？你等着我的，一會子，我再和你算帳。我先同別人挑水去。吆喝了這樣幾聲，才不聽到說什麼，想是走了。李三勝咬牙切齒的坐在炕上，不住的將兩隻脚頓着。秀兒這就走過來，向他笑道：爸爸，您怎麼了？您值得和這種人生氣嗎？

歡迎直接定閱　三月只收報費一元　請電九六零八一即可　每早準時送到